

主編◎林慶彰 賴明德

劉兆祐 張高評

劉培極、吳國生《左傳文法讀本》

晚清四部叢刊

第二編

18

主編◎林慶彰 賴明德

劉兆祐 張高評

劉培極、吳闓生《左傳文法讀本》

晚清四部叢刊

第二編
18

常州大學圖書館
藏書章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晚清四部叢刊. 第二編 / 林慶彰等主編. --臺中市 : 文听閣圖書, 2010.11
冊 ; 公分

ISBN 978-986-85747-2-4 (全套:精裝)

1. 叢書 2.清代

082

99021533

ISBN 978-986-85747-2-4



《晚清四部叢刊》第二編 (全 120 冊) 16k 精裝

主 編： 林慶彰 賴明德 劉兆祐 張高評
副 主 編： 蔣秋華 邱德修 馮曉庭 王基倫
出版·發行： 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 台中市西屯區(407)逢甲路 225 巷 9 號
電 話： (04)27067357
傳 真： (04)27067028
統 編： 27832175
印 刷： 維中科技有限公司
電 話： (02)26646426
初 版： 2010 年 11 月

ISBN : 978-986-85747-2-4

定 價：新台幣參拾陸萬元整

左傳文法讀本

劉培極、吳闓生 撰

目次

左傳文法讀本

劉培極、吳閩生

左傳文法讀本目錄第一

隱公之難

鄭共叔段之亂

周鄭繻葛之戰

宋華督之亂

宋衛齊鄭之成

衛州吁之亂

曲沃并晉

陳五父之亂

鄭昭厲之爭

鄭之入許

文姜之亂

楚之始強

秦之始起

齊之滅紀

衛朔之亂

王子克之亂

齊襄之難

宋閔之弑

王子頽之亂

與李右周進士論左傳書

桐城吳闈生

惠書以左傳爲問。僕失學久。近者鬱無所發。偶取左傳讀之。聊以自爲娛耳。何足就正有道。向嘗謂左氏文章之奇。太史遠不能及。張獻羣不以爲然。左氏要爲長于紀事。苦編集者割截本文。以散入于經。致使雄章巨製。不得具其首尾。此實尊經者之過。漢太常博士與劉歆刀爭。謂左氏不傳春秋。殆爲此也。今有文書百餘篇於此。而撓亂其次第。日刺取其二三策。以相闕而讀之。華離楓析。終不獲覩其全。此事復何可耐。今之讀左傳者。何以異此。而左氏之文。猶赫然如列日星。學者無愚智。皆知讀而好之者。則以其淵深奧美。雖一鱗一爪之偶現。而其光精猶足以自存也。僕頃得一坊本。以每事相貫。各爲一篇。共得百餘篇。其闕頗復舛謬。又爲之整齊。

排比於是左氏之大指較然出矣。恨譏劣不深入粗有所見爲兄陳之。蓋左氏記事之能其最長者在綜掣列國時勢縱橫出入無所不舉故其局勢雄遠包羅閎麗止百餘篇文字而二百餘年天子諸侯盛衰得失具見其中芒粒無漏失其體格蓋與尙書同法自史公立爲紀傳但記一人一事而此體竄絕不可復見矣。至其文法之奇總其大要約有數端。一曰逆攝吉凶未至輒先見敗徵。此猶其易識者已。至城濮之役猶未戰也而爲賈賈責子文以痛子玉之敗。三郤之難猶未兆也而范文子怒逐其子以憂晉國之亡。此皆憑空特起無所附著蕩駭心目莫此爲尤。故重耳之奔走流離一亡公子耳而所如皆有得國之氣。楚靈夫差方其極盛踔厲中原而勢已不能終日。若此者皆其逆攝之勝也。一曰橫接必然之勢無可

避免而語意所趨。未嘗徑落。惠公之擒也。先之以小駟。齊侯之敗也。先之以輶蛇。共王之傷也。先之以射月。督戎之死也。先之以焚丹書。必有所藉。而後入。必有所附。而後伸。若此者。皆其橫接之勝也。一曰旁溢。蹇叔哭師。知其敗之必於嶠耳。而二陵風雨。后皋之墓。畢然有憑。高弔古之恩焉。徐關之入。勉保者以慎守耳。而女子之辟。銳司徒之問。殷然有家人父子之誼焉。推之華元。皤腹之謫。以著其雅量。叔展。麥麴之問。以極其艱窮。叔儀。佩藥之歌。以彰其價竭。皆假軼事小文。肆爲異采。則其橫溢而四出者也。一曰反射。莊公之不子。則以潁考叔之孝形之。齊豹之不臣。則以公孫青之謹形之。季孟之怯。與縱敵。則以冉有之義。公叔務人。林不狃之節形之。臧孫紇之無罪。則以東門遂。叔孫僑如之盟首形之。推之崔慶。欒高之亂。

齊而以晏子正君臣之義。昭公之亡國。而以子家子主反正之策。言出于此。意涉于彼。如湯沃雪。如鏡鑒幽。若此者。皆其相反而益著者也。要之。寄意于幽微。託趣于綿邈。或旁擊側映以縈之。或多方駢技以亂之。無一滯義。無一莊語。惟其聖於立言。故極其縱橫排闔之才。以抒其悲天憫人之識。興會所集。往往遐瞻遠矚。獨有千古。固不止矜奇於文句間也。日者古愚見過。與論左氏微情。日昃不倦。僕告之曰。左氏之意。易測耳。凡其所推崇褒大者。皆必有所不足。其所肆情詆毀者。必有所深惜者也。一言以蔽之曰。正言若反而已矣。是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之盛。而左氏皆有微詞。至于宋襄。顧獨若有所推重者。古愚曰。子于何見之。僕對曰。此不難知也。齊桓五霸之盛也。今讀左氏。未見其所以盛者。入國之始。滅譚滅遂。已非

字小之義矣。召陵之役，起于蕩舟，尤誅及隱微之論也。名爲尊王，而王有
閒言矣。名爲恤小，而小國甚病矣。救許不能，救徐不克，城郟而不果，計齊
之功不足，稱其業也。故于宰孔之言，深致其譏，姍之意曰：齊侯固不務德
而勤遠畧者也。其于晉文也，則請隧之斥，倉葛之呼，介子推上下相蒙之
論，仲尼以臣召君之誅，盡之矣。其于秦穆也，則曰無法以遺後嗣。其于楚
莊也，則曰暴而不戢，無德而強爭諸侯，皆各如其量以斷之。而其文旁見
閒出，各不相襲，不如史記之必自爲之論也。斯其所以詭也。若夫宋襄之
霸，去四國遠矣。左氏乃獨惜之。若曰：蠻夷方張，中國不振，宋雖不量輕弱，
其志固未可非也。故即位之始，則嘗美之曰：能以國讓，此莫大之仁也。于
其爭盟也，則歎奔師之久。於其軍敗也，則稱匹國之餘。事雖不終，其意態

抑何雄桀也。以此推之。則知所嘗誣毀。如子玉先穀賈季郤至諸人。皆其所甚惜者也。其所嘗褒美。如鄭莊宣孟之徒。皆其所深訶痛斥。而使之不能堪者也。何則。周綱之墜。鄭伯罪之首也。曰。周鄭交質。周鄭交惡。其傷之至矣。重之曰。君子結二國之信。君子不欲多上人。尤所以極之使其不能堪者也。曾伯之衰。趙盾罪之首也。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其責之備矣。重之曰。良大夫也。惜也。越境乃免。尤所以極之使其不能堪者也。雖然。此猶即其事而訶斥之者也。又有隱其端而不易察者。衛文之滅邢也。師興而兩若合於天意矣。而綴禮至之銘以終之。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其詞之悍然無忌如此。非譏禮至也。譏夫同姓之滅而莫之救也。於陳桓之禦鄭。則曰。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非譏其禦鄭也。謂其不能除五父也。於魯莊

之用幣則曰男女之別。夫人亂之。非譏其用幣也。謂其不能制哀姜也。然此猶於其事未遠也。又有遠於此者。宋昭公之死。文公昵比襄夫人而弑之。耳。傳之所載。一則曰昭公無道。再則曰君無道。至述其將死之詞。則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視太子申生。卻至之言。無以異。何其慈良而溫厚也。文公之篡也。華元實戴之。傳未嘗有所刺也。至於文公既死。乃借其厚葬之失。而痛斥華元之不臣。責其不能伏死而爭。此豈爲厚葬言之哉。襄仲之亂。固質叙其事矣。而亦未嘗有所刺也。至于歸父之聘齊。乃假晏桓子之言。以痛斥之。曰。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其切齒如此。此豈爲歸父言之哉。積忿于襄仲。而發之于其子也。齊懿侵魯。季文子責其無禮。魯宣平曰。君子譏其不治。皆譏厚葬之意。

襄仲之逆也。行父實縱之。傳于諫納莒僕發之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隊。若曰。此固嘗受教於臧文仲者也。又曰。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若曰。賴此一舉。聊以解嘲耳。考其用意。大率委婉深曲如此。宜其微詞眇旨。奄過餘二千年。而未嘗發其覆也。是故鄭子駟弑君之賊也。尉止等起而討之。賢矣。傳不明言。而寄其意于師慧所謂千乘之相者。司臣諸人也。而說者乃以爲子產。王子朝之當立。此易知者也。傳不明言。但于東王西王。王人劉人等詞微寄之。而發其指于子朝之告諸侯。其述閔馬父之言。詭詞也。而說者乃以爲良然。烏乎。作者之不求人知也久矣。魏獻子分羊舌肸氏之田。以封其子。史記載之。以爲六卿分晉之始。方望溪云。左傳於此。乃歎美獻子之賢。識不

述史公遠甚。今考傳文固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爲黨乎？答之者曰：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姬姓之國四十，皆舉親也。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所及遠哉！其言之深切著明如此。此諛詞乎？抑諷刺乎？望溪號爲明習左傳義法，而於此猶不能知。然則左氏之意，淹沒于滯拘擣昧者之耳目間者，豈可勝道哉！且又有不著一字，而隱其意于語言之表者，有少露其倪而亟以他語亂之者，舅犯之勳，其子不保，讀其事未有不歎惜之者，而傳固不見此意，則其揜遏幽蔽於語言之外，而潛喻後之學者，使感悟而自得之者，其於文爲尤隱也。故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曰：請復賈季，由舊勳，它無所云，而斤斤於與駢之送帑，荀伯之規友，皆所以茹鬱其指，而惜狐氏之不終也。其稱趙盾夏日之日者，見賈季之材，下畏盾之甚，是其所以

亡耳。賈季亡而趙盾之悖逆成矣。冀弘之於周，忠耿奇人也。志事不遂，左氏蓋深惜之矣。曰：「甚淑違天，天之所廢，不可興也。」此痛之之詞也。而間以高子違人，則所以亂之也。孔子之聖，不用于魯。左氏所深惜者矣。曰：「生不能用，誅之非禮。」其責其不用，此痛之之詞也。而間以誅之非禮，稱一人非名，則所以亂之也。唯文字之精微，不可以著見也。故抑遏以隱之，支離其詞以誤之。其厚自蓋覆，若此其深密也。夫其深切著明者，世尚不能盡察。又況其隱焉者乎？吾是以知作者之不求知于人也。史公論議之文，憤鬱激宕，極擅其勝。至紀事則差若平易，未足配左氏也。唯文帝紀所稱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刺客傳云：「惜乎其不講刺劍之術。」此等風致，殊似左氏。退之誌孟東野，記孟簡之言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意責其